

人间烟火

花缘

□丁庆伟

说到花,爱花的人不少,懂花的人恐怕不多。作为一个爱花之人,我就没有说自己很懂花的底气——我连普通花卉的名称都说不出几个,更别说名贵品种了,也不懂得养花的技巧和方法。但有一点我是十分确定的,自己绝非庸庸风雅,只想在空闲时观赏花的雍容、品味花的幽香。

一个春寒料峭、细雨蒙蒙的上午,我踏着泥泞的路面,缓步登上西岭。风是冷的,雨是凉的,旷野是空寂的,我裹紧了衣服。

没想到,走着走着,竟在这荒山野岭间看到了梅花!她的侧枝有的被车轮碾轧牵拉下来,变成干枯状;有的被折走,留下深深的伤疤。幸运的是,梅花的根部长出一棵嫩芽,她是那样娇嫩,细雨褪去小小嫩叶上落满的灰尘,让她在冷风中愈发楚楚动人。

我顾不上冰凉的雨水,找来几块大石头,堆放在嫩芽周围,防止她再次被蹂躏碾轧。“待到鸟语花香时,把她移栽到花盆里,品鉴她在丛中笑的娇美可爱。”我心里这样想着。

几天后,我满心欢喜地拿上小铁铲、带着小水桶,朝西岭奔去。

近了,近了!咦,怎么回事?只见之前手堆的石头东倒西歪,新鲜的泥土洒落四周,只剩下清晰的小土坑,哪里还有梅花的影子?看来有人捷足先登!我心里空落落的,只好安慰自己:“想必对方比我更会养花,能让她更好地绽放美丽。”

太阳依旧西落东升,平静的日子在追忆中悄然流逝。一天午饭后,我从餐厅离开时发现一楼平台上的塑料桶内竟有一株海棠。桶里的泥土已经变干变硬,是主人太忙了,还是粗心大意?已到冬至了,主人怎舍得将花放在这里呢?海棠主干顶端还伸着几片残叶,迎着寒风瑟瑟发抖。我真想挪开它,还它一个温暖的冬季,可又觉得这样做不妥当。

夜里寒风袭来,卷走落叶哗哗作响,我想到楼梯下那个瑟缩的身躯,万分心痛它的不幸。醒来时,默默祈祷:你要挺住啊!

罢了罢了,最终我自作主张,从那个塑料桶里掰断一侧枝,带回家插入花盆中,放在阳台上,耐心地等待它生长发芽。

二十多天过去了,海棠茎上长出小小的白色毛尖,过了几天,小小的嫩叶羞答答地展开,叶面如孩子稚嫩的脸皮,发着油光。

我适时浇水,像慈父凝视襁褓中的婴儿一样,盼着海棠快快长大。明年冬天,我的室内也会有绿叶,有鲜花,一片盎然生机。

凡人
脸谱

春日里的风筝

□田桂铭

春日的暖阳透过斑驳的树影,洒在老屋的院子里。微风拂过,带来了泥土的芬芳和远处田野的清新。这是爷爷为我安排的春日节目:二月二,放风筝;二月五,种菜籽;到了春分,扎风筝。扎好了风筝,才算是完成了春天的仪式,而这件事,必须由心灵手巧的爷爷来完成。他戴着一顶旧草帽,手里拿着一把剪刀,坐在院子中央的小板凳上。阳光洒在他的身上,给那一头银发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,仿佛岁月的沉淀都凝聚在了他的身上。

爷爷屏息凝神,低头看着手中的竹条,然后抬起头,目光穿过院子,微笑着望向远处的蓝天,仿佛已经看到风筝在空中翱翔的样子。他拿起一根竹条,用小剪刀轻轻一剪,竹条便被截成合适的长度。接着,他将几根竹条用细麻绳绑在一起,动作熟练而轻巧。我站在一旁,看着爷爷的手指在竹条间穿梭,仿佛在编织着春天的梦想。

“爷爷,风筝什么时候才能飞起来呀?”我忍不住问道。

“快了,孩子,快了。”爷爷抬起头,笑着对我说:“扎风筝最重要的是骨架,骨架扎得结实,风筝才能飞得高、飞得远。”说完,他继续手中的动作,不一会儿,一个风筝的骨架就初具雏形。爷爷拿起彩纸,小心翼翼地贴在骨架上,用浆糊固定好每一个角落。他不时用手轻轻抚平纸面,确保没有一丝褶皱。他的眼神专注而温柔,仿佛整个世界都融化在他的手中。

“扎风筝的诀窍在于细心,要一点点来,不能急。”爷爷满是慈爱地看着我,“就像种庄稼,得一粒粒地播下种

子,才能收获满仓的粮食。做事也是这样,要一步一步地来。”

我盯着爷爷,突然觉得他像一个艺术家,用双手和智慧将春天的希望编织成了一只只风筝。他的生活哲学,就像这春日的暖阳,温暖而质朴。

接下来,爷爷又拿起一根长线,一端系在风筝上,另一端握在手中。他站起身,迎着微风,轻轻一跑,然后猛地一松手,风筝便在空中摇摇晃晃地飞了起来。爷爷一边放线,一边调整着风筝的方向。不一会儿,风筝便稳稳地飞上了天空,像一只自由翱翔的鸟儿。

直到这时,爷爷所说的“最重要的活儿”才宣告结束。接下来的那些奔跑嬉戏的时光,则完全属于我和小伙伴们。夕阳西下,望着天空中飘荡的风筝,我雀跃无比。爷爷却还是微笑着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,那笑意深深嵌进了被岁月雕刻出的皱纹里,很深,也很温暖。



朝花
夕拾

珠山飞雪

□小叶

正如梦君老师笔下的“微雨众卉新,一雷惊蛰始”一样,立春后的第一场雪竟在惊蛰前夕翩然而至。雪花踩着惊蛰的鼓点轻盈地为万物披上了素装,也叩醒了大珠山上沉睡的一草一木。这些草木在雪被下舒展开腰肢,萌发着茸茸绿意,让整座山峦都氤氲着沁凉的生机,涌动着汩汩春潮。

我和闺蜜相约一起爬山赏雪。进入山中,只见石门寺的青石阶上已铺满雪花,细碎的雪粒在帆布鞋下“咯吱咯吱”作响,阵阵山风掠过松枝,惊起几只正在雪地上“画梅花”的野雀,它们振翅时,翅尖扫落的积雪在半空掠出一道银光。

山峦之间,春雪似懂非懂地落着。那些未及萌发的树干上,积雪堆成了蓬松的云团,像是满树棉球抢了春信。冰凌悬在枯藤间折射微光,倒映着苔痕斑驳的岩壁。我伸手接住飘落的雪片,分明触到一丝温存——这春雪竟比冬日的雪多了三分绵软,在掌心中温柔地融化。

行至半山腰,忽闻清泉击石的潺潺声。拨开被雪压弯的松枝,积雪簌簌落在发梢肩头,山涧流淌的泉水已褪去薄冰,正挣脱山石的阻挡,载着残雪直流而下。我屈膝半跪在湿润的石板上,双手缓缓捧起一捧带有春雪味道的泉水敷在脸上。瞬间,一股沁骨的凉意抚满面颊,

周身的疲惫与烦忧一扫而空。

阵阵山风掠过,一束束凌霜的花瓣簌簌抖落枝梢,竟比柳絮更轻盈几分。融化的积雪顺着寺檐而下,远远望去像迷人的水帘悬挂在古寺上。铜铃在风中晃出清幽的梵音,混着雪粒的清冽在山谷间流转。

雪停了,太阳出来了。日影随着雪化的声音慢慢掠过山峰,我们在竹林幽谷处遇到了一位采药老人,由于积雪融化导致石阶湿滑,背着竹篓的老人前行时有些吃力。“大爷当心!”闺蜜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打趔趄的老人。我们帮他扶上竹篓,又将他扶到一个石阶上坐下。竹篓里,老人新采的积雪草还粘着冰花,一股药香扑鼻而来。“这场雪来得好啊,让山中的药材添了三分寒性。”老人用枯瘦的双手抚弄着新采的药材,笑着对我们说:“等过些时日天气暖和了,漫山的杜鹃花怕是要把云彩都烧红哩!”话音未落,一只喜鹊忽然扑落松树上的积雪,纷纷扬扬的玉屑里,老人霜白的鬓角与远山的银装悄然融为一色。

踏着湿润的石径下山,回首,暮色正为大珠山剥落银装。那些消融的飞雪早已在无人知晓处,悄悄化作了润泽万物的春霖,待到惊蛰雷动时,唤醒点亮秀谷漫野的杜鹃红……

琅琊放歌

三月雪

□殷翠丽

飘落了一点,再一点
那么轻柔地奔腾
在小雨的欢呼里

谁能拒绝浪漫的拜访呢
冬天的故事拉长了尾声
总有些雨水的韵脚

况且温暖起来的世界
万物已备好各自的火种
向洁白的精灵
探讨健康的密码

还好雷声没有赶过来
让蛰伏的生灵们
反复润泽悸动的歌喉

我们忽然面如桃花
闪烁着银亮的泪光
为干涸已久的土地

春雪落在海上

□刘玮

我听见春天在黑暗中
编织着新的语言
随即,落进海里的雪
便在每一缕波纹里
留下透明的诗

所有的悲伤与欢欣
都揉进盐的结晶
年轮在新的涌动中生长
一圈,又一圈
将疼着的爱刻进骨髓

瞳孔把沉默的雪片
一枚枚钉进海滩
短暂和永恒
有了新的诠释

为你而来的慰藉

□徐茹冰

总有一种慰藉为你而来
不经意间,迎春花已经铺满围墙
这小小的暖色调鹅黄
在三月的第一天呈现在我的面前
春雨微稠,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

迟来的雪

□徐娟

我们站在不同的路口
等一辆不知通往何处的列车

一场迟来的雪
似雷霆撕破春的帷幕
替世间圆着白头的传说

山谷,河流,大地与草木
惊悸着痛楚了一下
未及净化
雪,撕碎了所有证词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